

游山西·读历史

游 学

山西地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之科学技术的革命(三)

杜学文



《粉墨人生》 龙艺作

与农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是水利技术。历史传说中有许多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被视为治水英雄者，还有一位是台骀。他生活的时代大约在黄帝之后、大禹之前。其主要功绩是疏导汾河、洮河，修筑堤坝以治理水患。由此被尊为“汾水之神”。这可以视作早期先民与大自然寻求平衡，争取发展的范例。台骀的治水活动，其规模应该比禹小很多，只是区域性的。但也为之后鲧、禹的大规模治水打下了基础，是中国治水活动的前驱。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生产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需要更多的土地种植。治水成为改善生产活动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任务。山西地区的水利工程日渐增多。周时，典型的水利工程已经出现。赵、魏等国均在黄河沿线或其它地区修筑堤坝，建设灌溉系统。其中晋阳的智伯渠、魏国的漳水“十二渠”、韩国水利工程师郑国为之时之秦国设计开凿的郑国渠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水利工程。汉时，河东太守番系组织数万人修建田渠，以河汾之水灌溉晋西南之地。曹魏时期，在沁水修筑了石门渠等等。据史料记载，隋唐时山西的水利工程数目众多，规模浩大，大约有32项，占全国水利工程的第三位。最具影响的如在汾河上兴建渡槽与中城，引晋祠甘水入晋阳城，并跨河进入东城，使晋阳城形成了“三城相连，一水中分”的格局。元时，在山西开凿了利泽渠、善利渠、大泽渠等设施。这些水利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山西也出现了大批的治水专家，在全国各地修筑水利设施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最著名的要数都江堰的修筑。战国时期，李冰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太守，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兴办水利工程，极大地改善了这一带的生产条件。其中的都江堰工程至今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冰之籍贯史少记载。但据近期的研究，认为是山西运城人。他精通天文地理，勤于任事，长于研究，解决了许多水利工程的技术问题。除都江堰外，还修筑了汶井江、白水江、洛水、绵水等地的灌溉航运工程，并修筑了许多索桥、盐井等工程，开通了雅安至云南的五尺道。后积劳成疾病逝于四川什邡洛水镇的水利工程上。李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人敬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

元时，晋高平人贾鲁受命治黄，征集民工17万，用半年时间使泛滥之黄河水回归故道。著有《至正河防记》，介绍了“有疏、有浚、有塞”的治水方略，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实用的水利专著。明时，山西夏县人蒯芳任工部都水主事，开沟通河，提出治水之“分流论”。沁水人刘东星，任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与漕运，先后主持了开赵渠、通邵伯、界首二湖之河渠，开徐州至宿迁一带之漕运，连淮河与海河之漕运的加河。其工程艰巨而费用极省，所为必亲历，终积劳成疾逝于河治所。清时，兴县人孙嘉淦提出开“减河”引水的治水方略，通过开分洪道来减轻水患。吉县人兰第锡，主持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水利及河防工程，著有《永定河志》《治河摘抄》《南河成案》等水利著作。所创“碎石护岸”技术是河防史上的重大创举。另一位兴县人康基田，先后在江苏、广东、河南等地主持水利工程，著有《河防筹略》《河渠纪闻》等著作，有“束水攻沙”“放淤治堤”之治水理论。浑源人栗毓美，长期主持黄河中下游水利工程，著有《治河考》《砖工略》等，创造“抛砖筑坝法”，为中国治河史上一项极为重要的堤防技术。其所筑之堤坝在民国年间仍然使用。栗毓美治水亲力亲为，勤勉谨敬，家无余财，事必所成，被誉为是“河臣之冠”，终累逝于任上。

山西沿黄多水，治理水患成为十分重要的工作。不仅在晋地有许多重要的水利工程，由山西人主持的全国各地极为重要的水利工程也非常之多。这些治水英杰不仅长于施工，且多有理论建树。他们视治水为志业，勤勉敬业，有大禹之风，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国家治理的改善、民族精神的弘扬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品鉴

一部美丽之书

汪 政

近年来，加盟儿童文学的成人文学作家多了起来，当这些作家进入儿童文学领域时，此前的文学积累都会或多或少地带到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中，比如杨志军的动物小说，叶广芩的老北京小说，裘山山的藏区小说等等。现在，我们又看到了鲍尔吉·原野的儿童长篇小说，同样与作家此前的文学有着非常明显的延续性和相当高的审美相似度。

鲍尔吉·原野是成就很高的蒙古族作家，他的大量作品都以蒙古高原风情为创作题材。《乌兰牧骑的孩子》这部长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中的“边地写作”，作品以上世纪六十年代内蒙古乌兰牧骑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几位少年去往牧区的经历。边地写作告诉孩子们，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自然地理上，从北方的林海雪原到南方的热带丛林，从东部的蔚蓝海洋到西部的崇山峻岭，每一寸土地不仅仅有着不同的自然风光，更有生活在这些不同地域的、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灿烂文明的、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

对小读者们来说，翻开《乌兰牧骑的孩子》，就走进了大草原，这儿不仅有我们常见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更有牧民们的生活方式，这儿的人们举手便是舞，开口便能歌，只要想听，随时都会带来神奇的故事和先民的史诗。《乌兰牧骑的孩子》可以说是小说，它有完整的叙述，有起伏变化、节点不同的故事单元，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从开头到结尾，形成了圆满自足的闭环叙事。但也可以说它是一篇大散文，是几个蒙古族小朋友的假日奇遇。孩子们从汗乌拉镇到遥远的白银花村，跟随乌兰牧骑的演出只不过是叙事的线索，这段时间孩子们所经历的人与事，那些奇异的现象，从未见过的动植物，那些让他们难忘的亲情、友谊，以及那些有惊无险的生活插曲，特别是在浓烈的民间文化氛围中他们对自然、历史、生命等等的认识、体验和感悟才是作品的重点，也是作品独特的精神内核。我以为这样的作品对引领孩子们的阅读是有意义的，不能一味地强调儿童小说的故事性，更不能将离奇、惊险作为儿童文学不能或缺的叙事元素；而应该让孩子们体会到文学从容平和的一面，这不仅仅是个文学问题，更是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不全是由大风大浪组成的，它更多的是和风细雨，是日落月升，用作品中桑布的话说：“真实的生活一

切都是安静的，风亲切地抚摸每一根草……云彩从天空飘过，陪伴河流的波浪。大地上，马群在奔跑，马群在休息，马群在吃草……我们走进生活里，就像走进前面这条河，虽然它只有膝盖那么深……”生活的本质与形态其实就是这样，它是散文的。从这个角度说，阅读《乌兰牧骑的孩子》这样的作品，是对孩子们的阅读教育，文学教育，也是一种生命教育与生活教育。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一部美丽之书，鲍尔吉·原野是一位唯美主义的作家。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成人文学作家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如果他们的加盟给了儿童文学带来了什么新的元素的话，我以为重视文学性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语言。在我看来，儿童阅读不是一种平行阅读，而是一种提升性的阅读，成长性阅读，启蒙性阅读，因而也是有难度的阅读。从审美上说，我们应该给孩子们美的语言，让他们从阅读的一开始就知道语言的美好。阅读文学书籍，不仅要从中找故事，获得经验，还要体会这些故事与经验是怎么表达，如何呈现的。要让孩子从小养成高雅纯正的审美趣味，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审美素养才会提高，才会有美的语言创造。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一部美丽的书，是一本用美的语言写成的书，是一本需要慢慢读才能读出美、读出味道的书。全书就像是一部音乐作品，抒情、柔美、温情、祥和。想象、夸张、比喻、通感、排比，多种修辞手法，以及民间传说、民歌和诗歌意象如珍珠一样镶嵌在作品中，琳琅满目，俯拾即是。至于那些值得反复推敲琢磨让人回味再三的字句就不胜枚举了。千万不能因为儿童文学是写给儿童看的就降低了审美的高度，更不能因此而在语言上有一丝的马虎。因为儿童文学在审美和语言上降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在儿童学家与人类学家看来，孩子们是天生的艺术家，用作品中人物宁布的话说：“孩子们都是幻想家。”关键是，我们的语言能不能把孩子心中眼里的世界表现出来，把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审美幻想用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

鲍尔吉·原野谈到《乌兰牧骑的孩子》时说道：“在我心里，草原、内蒙古、童年、母语、大自然、乌兰牧骑是同义词，词义共同指向辽阔、诚实、纯朴、信仰、美好。”他以诗意的描写、可爱的人物与醇厚的韵味诠释了这些词的词义。

谷雨前后，春夏之交，丘迟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无限曼妙。北方也进入了风和日丽季节，春日游，榆钱随风走，杏花吹满头。这画面好美好，青春专注在考试上的书生，恐难领略之。

万物可爱，不负韶华，万念归一，皆有所指，把平淡的日子，将错就错成浪漫的生活，几人做到。去早了不开，去晚了，弱不胜衣，飘零无主，“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盐少许，醋适量，何来恰恰好，另一半的春日清愁，就在这失之交臂间，碎了一地。男儿有志四方，置身万里，浩然忘其身以及其亲。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虽无法思考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那个年代，我们关注的，都不是自己的命运。

鲍勃·迪伦有自带伤怀的歌词：“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称作一个男人？一只白鸽要翱翔多少海洋才能安息在沙滩？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能看清天空？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哭泣？”疲倦归来时，淹没于人群的游侠子弟背影，孤单极了。没有别来无恙的岁月，惟有波澜不惊的心态，照顾好自己不被兼容的孤单，便是自爱，保全他人无以言表的忧伤，则是善良。暮春好景将逝，看花又是来年，可惜已无同义反复的来年。河水走了，桥还在，日子走了，人也走了。

春色撩人，人不得时。旧书里定有陈年的味道，易顺鼎尝言：“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莫说沦落之时，便是风生水起之间，也难遇到。陈岱孙者，高洁其行，高山其才，世所罕见，其哈佛大学四年学成归来时，心仪女子已嫁作他人妇，人心易变，不似往时，其也以教书为志，终身未娶。在学生眼里，那女

子不过是位“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并非天仙般的人物，没有诗文传世，甚至连名字也没留下来。话又说回来，即便遇到，未必珍惜，一起时怀疑，失去时怀念，怀念的想见，相见的恨晚，便真应了王鼎钧回忆录《关山夺路》里的一句话：“每一个女子都有一个男子梦寐以求。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女人的容貌越变越丑，个性的缺点也逐步扩大，她的丈夫只有忍耐适应。”白头偕老者司空见惯，恩爱承欢者世所罕有。大手一挥，哈哈一笑，终其一生，不过一憾。

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终究是利运不通。寻隐者不遇，怀才者不遇，前者失落，后者沮丧。世无永恒，人不是天地间的超然之灵，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卑微与无能为力，不得时，自然而然。回首一生，谈不上幸福，也谈不上不幸，得时不得时，也就无所谓了。依然四月芳菲尽，只是人间已不曾，迷失的再无相逢，遗忘的似从未发生，你我皆时间渡口的过客。

心 语

不 得 时

介子平



《踏春》 子游作